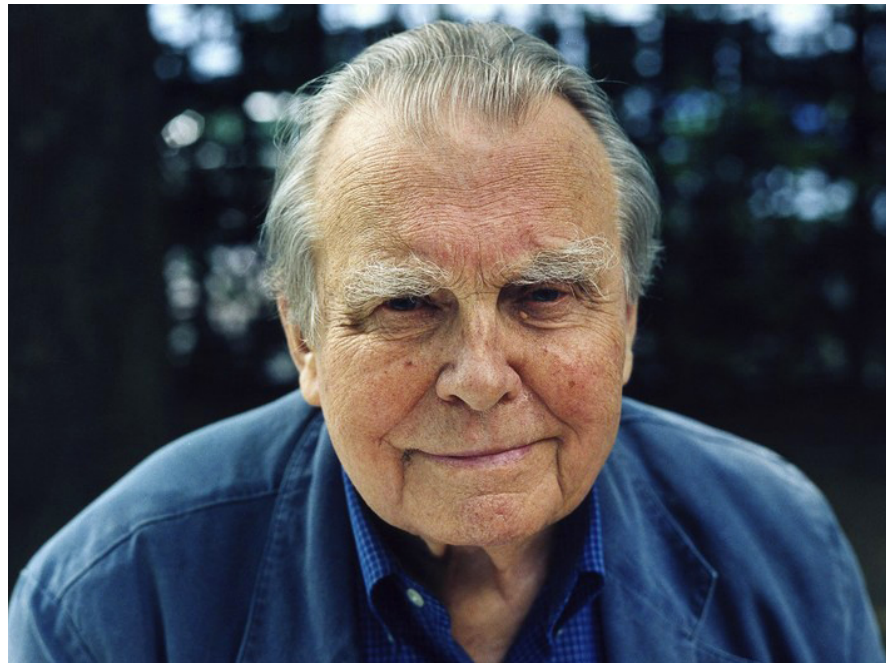


关于米沃什的小小词典

□ 高兴



切斯瓦夫·米沃什

在1997年,已经86岁的波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一本特别的书,以词典形式讲述了自己想讲的人与事,书名就叫《米沃什词典》(*Miłosz's ABC's*)。若干年后,此书由诗人西川和北塔依据英文版译成汉语。在米沃什看来,词典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成一件替代品,替代一部长篇小说或回忆录,替代一篇冗长的有关20世纪的文章。简练,跳跃,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一生的浓缩和取舍,全在这20来万字的书里了。

我们不妨也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线索,为米沃什编一本小小词典,期望大致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

立陶宛

在米沃什的记忆中,立陶宛富于神话和诗意,出生在立陶宛是幸福的。由于祖辈都讲波兰语,尽管出生于立陶宛,米沃什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波兰诗人。

1911年米沃什出生时,立陶宛依然属于俄罗斯。他曾跟随父亲在俄罗斯各地生活。俄罗斯的风光和文化,进入他的童年,也渗入他的血液。

维尔诺

立陶宛首府,一个奇妙的城市:“巴洛克建筑移植到了北方的森林,历史写在每块石头上,有40座天主教堂和许多犹太教堂。”这里,人们发现密支凯维奇的一些印迹。米沃什曾称密支凯维奇有“一种永远无法理解的魔力”。

庄园、自然、美好的少年和青春时光、多民族的共存……想到维尔诺,米沃什会首先想到这些,还有诗歌以及无数难以忘怀的亲友形象。当然,他也会想到它的窄小、脆弱和四分五裂,以及战争留下的创伤。

他一直记着一个小女孩:“我看着她单薄的、裸露的肩膀,细小的胳膊,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涌上我的喉咙,那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欢天喜地的、无以名状的情绪。”他觉得这也许就是他的初恋,那年他才8岁。

维尔诺大学

米沃什在此攻读法律,并开始诗歌写作。在政治上,他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在文化上,又绝对地追随西方。阅读马克思,阅读密支凯维奇,也阅读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和叔本华。

他表现出对旅行的兴趣。上学期间,就曾与同学偷偷游览了巴黎。之后,游历过许多国家:法国、意大

利、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等。这些旅行让他遭遇了一段又一段的情感。

华沙

1940年,米沃什面临一个抉择:是留在立陶宛当苏联公民,还是逃往华沙。爱情的呼唤让他选择了后者。那是一次危险的旅程。

在德国占领期间,他参加过各种抵抗运动,创作并编辑了不少反法西斯诗歌。战后,一直在电台和政府部门工作。诗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机遇在悄悄来临。

背叛

35岁时,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5年后又到巴黎工作。在常人眼里,他属于“事事顺当的那种人”,前程无限广阔。然而,偏偏在这时,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开始毫无保障的生活,就像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冒险。那一刻,谁都无法理解他。“叛徒”的咒骂声在他的背后响起。



是什么让他如此的决绝?他自己说的话似乎回答了这一问题:“当人们发现,他们的词语仅仅指向词语,而非理应被尽可能忠实地描绘下来的真实时,他们陷入了绝望。”

在狂呼乱叫之中,在神魂颠倒的吃语里,在喇叭尖叫、锣鼓喧天的场合保持分寸便是最有力的抗议。普通人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权利像鱼张着嘴巴在养鱼缸中默默地游动。我对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毕竟我只不过是人。然而,我感到痛苦,渴望变成跟鱼一样的生命。

——《鱼》(韩逸译)

当保持分寸已不可能,当变成鱼的渴望已成奢望,米沃什显然绝望了,于是,索性自我放逐。

离去

比起流亡,我觉得“离去”更适合米沃什。流亡是某种无奈,而离去却是一种自觉,一种选择和担当。米沃什的人生似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离去,既是

地理的,也是心理的,离去甚至成为他的诗歌主题:

离开了一片火海的城市,
我回头望着身后的路,
我说:“让荒草淹没我们的足迹,
往事让死者去诉说,
我们该成为狂慕的新一代,
把那里的幸福和邪恶统统摆脱。
我们走吧。”火海的剑
为我们开辟了世界。

——《离去》(王永年译)

当米沃什最终离开自己的祖国时,除了诗歌和阅历,他几乎一无所有。诗歌,能剑一般地为他开辟一个新的世界吗?不管怎样,离去意味着未知和挑战,而未知和挑战总能让米沃什激动。

巴黎

身份改变,巴黎的面貌也在改变。米沃什感慨,在巴黎度过的10年极为艰难,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德国占领期间还要艰难”。没有基本保障和固定工作,靠做零星的翻译或写零星的文章争取微薄收入。口袋里常常只剩下“最后一个法郎”。

在巴黎出版的《被禁锢的头脑》一书让米沃什多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写这样的书只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他真正的抱负。他的抱负还是在诗歌,在文学上。即便过了许多年,想起那段生活,米沃什依然心有余悸。因此,他打算再一次离去:离开巴黎,前往美国。

美国

有好几年,美国的大门不肯对米沃什开放。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情绪爆发,冲着美国签证官大声吼道:“你们会为此后悔,因为他将获得诺贝尔奖。”

多么准确的预言啊,20年后,米沃什果然因为“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激烈冲突世界中的境地”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米沃什词典》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米沃什作为特邀贵宾坐在白宫,接受里根总统亲自为他颁发的奖章,以表彰他对美国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那一刻,他想到当年办理签证时遇到的重重困难,不由得轻轻一笑。

在米沃什眼里,美国是个矛盾的混合体:壮丽和贫乏、人道和非人道、友善和孤独、忠诚和虚伪、成功和堕落。米沃什成功了,但他总是牢记:这要归功于他的幸运之星而非他自己。

伯克利

米沃什回忆:“1948年,当我来到旧金山时,我还不知道海湾对岸的城市将注定成为我此生最为长久的居住之地。”

这也许就是命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提到米沃什,我们通常会想到他的这个头衔。在某种程度上,米沃什让伯克利变得名气更大。

诗歌和诗人

和其他诗人不同,米沃什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写出许多诗歌的。

他为诗歌下的定义是:对真的热烈求索。他说,“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改变了这一事实:诗人面对天天都显得崭新、神奇、错综复杂、难以穷尽的世界,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其围住。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这一模拟真实、忠于细节的永不满足的愿望,确保了诗歌的健康,并使它得以在任何艰难时世生存下来。不管尼采会说什么,命名事物的行为本

身就要求诗人相信事物的存在,相信世界的真实。”

他认为:“一个诗人如果拒绝面对凶恶残暴、弱肉强食的现实,就如同生活在愚昧的失乐园里。”

真理和真实、人生和历史,这其实就是米沃什诗歌一贯的主题。他无法背对公众,无法背对20世纪血腥的历史,去追求什么美学上的完美。宁可残缺一些,他的平实、他的雄辩、他的坚硬、他的冷峻、他的沧桑感和悲剧感、他的道德倾向和人道主义情怀,统统来源于此。

诺贝尔文学奖

一道强光,照亮了这位原本完全有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诗人。

一个讲坛,让他有机会向全世界发出了声音。

“天哪,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癖,变成一种不让人想别的什么的强迫观念。”

他说出来了,并赢得了人们的掌声。我在星空下散步,在山脊上眺望城市的灯火,带着我的伙伴,那颗凄凉的灵魂,它游荡并在说教,

说起我不是必然地,如果不是我,那么另一个人也会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即使我很久以前死去也不会有变化。

那些相同的星辰,城市和乡村将会被另外的眼睛观望。世界和它的劳作将一如既往。

……

——《诱惑》(张曙光译)

波兰语

一个“背叛者”,长期生活在海外,精通俄语、法语、英语等,却却始终紧紧抓住波兰语不放。

米沃什自己的解释是:“我越是远离家乡,就越要找到我和那个来自谢伊涅和维尔诺的故我的关联。”

这是内在的根的召唤。这同样是爱:“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对一种语言的爱,正如我们无法解释对母亲的爱,两者可能就是一回事。”波兰语对于米沃什,就是母亲的语言。

他用母亲的语言做了大量的工作:编辑并帮助翻译《战后波兰诗选》《波兰文学史》《兹别格涅夫·赫伯特诗选》等等。如果说沃克萊茨让世界了解到捷克文学,那么,米沃什则让世界读到了真正的波兰诗歌。背叛,实际上成为另一种忠诚。

作品

米沃什曾说过这样感伤的话语:“因为我们生活在时间之中,所以我们都服从这样一条规律,即任何东西都不能永远延续,一切都会消失。人在消失,动物、树木、风景也都在消失。”

而不会消失的兴许就是那些诗歌和作品了,西方因此有人称作家为“不死的人”。

2004年8月14日,米沃什在波兰克拉科夫去世。他最后的岁月便在这座城市安静度过。一个耐人寻味的归宿,仿佛画了一个圆圈。终此一生,米沃什著有《凝冻时代的诗篇》《三个冬天》《独立之歌》《白昼之光》《诗的论文》《没有名字的城市》《日光从何处升起,在何处下沉》《二度空间》等诗集,以及不少小说、随笔、论文和翻译,还有回忆录《米沃什词典》。

诗人就活在他的诗歌中了。因此是你的命运挥动了你的魔杖,唤醒暴风雨,冲过暴风雨的中心,暴露纪念碑像灌木丛中的巢,虽然你曾想要的只是摘一些玫瑰。

——《尾声》(杜国清译)

我的阅读

自从有了《玫瑰之名》的中译本,埃科的身份似乎不需要更多介绍了。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有点别致、有点讲究的小说家。

记得当年读完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玫瑰之名》以后,我一下子成了“埃科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到处寻找埃科的书、照片以及与埃科有关的文章。不过那时我们对埃科的译介十分有限,我唯一找到的就是宝文堂书店1988年出版的《玫瑰的名字》。当时我还饶有兴趣地将两个版本的部分章节对照阅读过。遗憾的是,重庆版的《玫瑰之名》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而且略去了具有“点睛”意义的最后一句拉丁语。而宝文堂版的《玫瑰的名字》收有作者致译者的短笺,想必应当是从原文译介的,可惜这个译本略有删节,所幸它保留了最后一句——脚注里这样翻译:“昔日的玫瑰存在于它的名字当中,我们有的只是这个名字。”后来,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的《玫瑰的名字》则把最后的拉丁文翻译如下:“第一朵玫瑰的名字,揭示了一切。”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玫瑰的名字》,这句拉丁语也是在脚注里解释的:“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令人所持玫瑰之名。”

埃科48岁方才出版了《玫瑰的名字》,写这本大名鼎鼎的处女作只用了两年时间。然后,他花了8年时间才写出了令我苦恼的《傅科摆》——这本书我也见到过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2003年作家社版,一个是2014年上海译文社版。至于两个译本的质量,一些生猛的“埃科迷”很下功夫地做过全文对照,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对比章节。

我认为,在现有的中文版埃科小说中,《傅科摆》恐怕是最不易阅读的,至少很难进入良好的阅读状态。在《玫瑰的名字》里,埃科从开头到结尾都保持着抒情和叙事的基本原则,即便在故事中添加惊险与推理之类的神秘元素时,也保持着安静而坦然的叙述态度,从而使读者在阅读的过

翁贝托·埃科:
在藏书和写书之间筑建迷宫

□ 李亚

程中,对下一页都会产生明显的故事期盼。而在《傅科摆》里,读完第一章后,我还以为读的是一个头脑刁钻的科学家写的科普随笔,或者是一个科普爱好者的观看某种仪器的幻想记录。甚至,埃科描述的冰冷而高傲的傅科摆在我印象中与卡尔维诺的灭蚊装置也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如果我们学过相关的教科书,也许我们能感受到埃科的这些叙述要远比物理学家或者天文学家的讲义有趣得多。问题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不可能具有广博的科学知识。科学与机械既有它的技术性,也有它的神秘性,埃科将这些元素运用在小说里,致使小说超出了我们惯常的阅读经验以及因之产生的阅读期待。

事实上,《傅科摆》第一章的故事十分简单:一个人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准备在潜望镜室里潜藏起来,以寻找某个谜团的答案。只是到了这一章的最后一段,读者才明白,这次参观,这次与傅科摆相遇,包括想在潜望镜室里隐藏,都是来自“我”的回忆,来自前几天“我”的短暂经历,甚至与40年前的记忆也混淆在一起了——这不过是埃科在叙事手法上的小试牛刀。

第二章讲述的也是一个简单之至的故事:贝内勃,“我”的朋友,一个因参与设置一个计划而知道了另一个秘密的人,为躲避某个团体的追捕而逃到巴黎,他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秘密就在他的脑海里,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口令,好

像就被抓走了。“我”来到他的住所打开他的电脑,为获得进入文档的口令进行了漫长的推测。故事就是这么简单,但埃科却大肆地向读者展示了广博的学识和独到的小说才智,他使用了数学、符号学、计算机程序、中世纪的宗教历史传说等元素,经过绵密的推测,最终破获了口令,小说中的“我”就这样闯进了一个秘密。

埃科用了整整两章的长度才奠定了叙事的支点,固定了叙事语态,确立了便于在后文中发力的叙事姿势。作为《傅科摆》的读者,我读前两章之后,就意识到自己闯进了埃科在书中设置的两道最重要的阅读关口——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在接下来的阅读中,虽然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关口,但因为闯过了前两道最难的关口,后边的关口在阅读的快乐中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况且,不知不觉中我已进入迷宫,并沉迷于“游戏与圈套”之中。

和《玫瑰的名字》差不多,在《傅科摆》里,我们也不该对埃科去塑造人物,刻画性格,因为他更注重设置事件,并极力赋予事件曲折性和神秘性。当然,他也在比较在意情节的逻辑性,但他更着力于设立玄奥的疑问,然后对问题进行深刻图解。即便像圣殿骑士团历史这一强有力的故事线索,在小说中也细若游丝,只是时隐时现地撩拨着读者的心。也不能否认,《傅科摆》里也有寓意和象征,但他不像罗伯·格里耶那样突兀



冰冷而僵硬(比如《一座幽灵城市的拓朴学》),也不像卡夫卡那样惶怖而迷离,他在意的是寓意和象征的趣味性。当然,这种对趣味性的追求不是迎合读者,恰恰相反,在自得其乐的叙述中,埃科根本不在乎读者的表情,他一边不动声色地操持着物理的、数学的、神秘的、推理的、中世纪的等等材料筑建着自己的迷宫,一边窃笑着一点点引诱你踏上长达700多页的阅读旅程。

对我而言,要想令人信服地解说埃科的小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况且,与铁杆“埃科迷”们相比,我至多算是个匆匆路过的读者。不客气地说,即便让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来解说埃科的小说,恐怕也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考验。就算像张春这样学识广博的作家,在为《傅科摆》写导读文章时,字里行间也露出几分不应心的怯场模样来,而他的《小说种类》在解说许多名作乃至经典时,却是那么行云流水游刃有余。即便不能很好地解读《傅科摆》,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部别样的小说,至少它拓宽了小说的可能性,让我们见识了小说还可以有这样一副面目。

尽管埃科在接受采访时说,《傅科摆》有些情节就是他本人的生活写照(比如贝尔勃在墓地吹小号),但我仍然认为,《傅科摆》绝不是来自埃科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包括《玫瑰的名字》《昨日之岛》和《沙多里诺》,这些作品更多的是来自埃科

我们知道,埃科是一个哲学家、符号学家、中世纪历史学家,等等,他同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藏书家。他藏书多达5万余册,令人惊讶的是他读书飞快,记忆力超群;更可怕的是,当他需要哪本书时,在5万册的书海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直接走到那个书架前取下他需要的哪本书。在庞杂的藏书里,除了那些稀有的珍本以外,埃科还收藏一切探询虚假、荒诞、隐秘科学、炼金术、魔法和想象语言的书。埃科到底读过多少书,我们读他的小说就可以感觉到了;再读完他与卡里埃尔的对谈录《别想摆脱书》,我们还可以知道他都记住了多少书。顺便说一下,卡里埃尔是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曾创作过《布拉格之恋》《铁皮鼓》等80多部经典电影剧本。

因此,埃科和他赞扬过的博尔赫斯一样,都是依据可靠的阅读经验来写作,来设置奇异的小说迷宫。不同的是,博尔赫斯的迷宫只需要短暂的穿行,就可以获得破译的信心;而埃科的迷宫深厚而庞杂,一旦身陷其中,就会面临重重障碍,至少你要熟悉一点符号学,熟悉一些探讨虚假荒诞炼金术之类的知识,你还要懂得魔咒般的中世纪历史,而最难得定的是,在埃科小说中,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他根据小说需要而独断专行杜撰的历史……反正,读埃科的小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埃科的小说不仅不好读,而且每一本都是砖头般厚。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埃科,真的没有必要硬着头皮读他的书。如果对埃科没有那么一点好奇,也没有必要像我这样死心眼,忍受着漫长的煎熬,非把一部书读完才算老实地读了。你完全可以按照希金斯那本《真的不用读完一本书》所介绍的经验,跳着读,挑着读,看几个章节就可以了。我想埃科也会同意这种读法,因为他在《有多少书我们没读》一文里说过:这类大部头作品,通常只有从事校对的出版人员才能坚持从头读到尾。